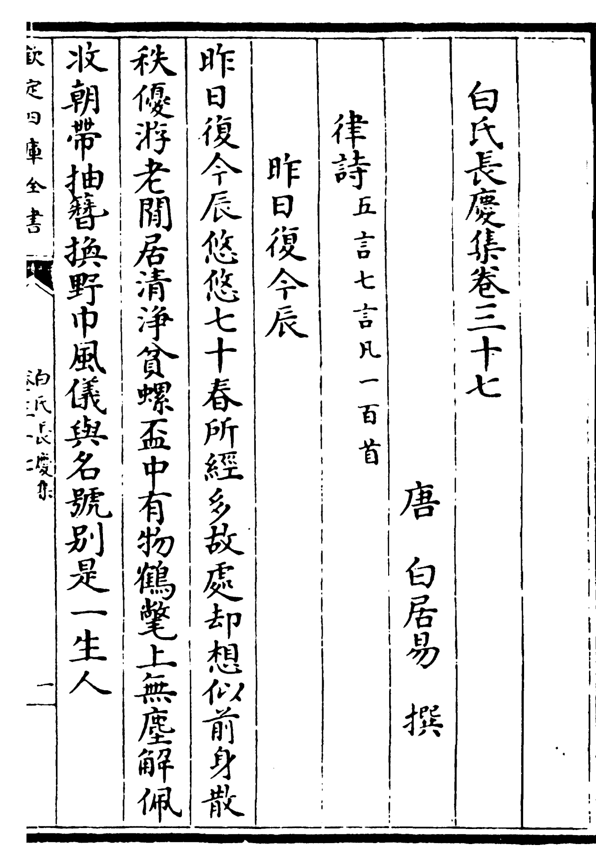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七

唐 白居易 撰

律詩五言七言凡一百首

昨日復今辰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似前身散秩優游老閒居清淨貧螺盃中有物鶴氅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病瘡

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鶴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

遊趙村杏花

游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回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别花來

刑部尚書致仕

十五年來洛下居道縁俗累兩何如迷路心迴因向佛

宦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惟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

初致仕後戲訓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諸寮友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笋烹魚飽飡後擁袍枕臂醉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問諸親友

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占花租野寺定酒典朝衣趁

醉春鄉出會歡夜未歸不知親故口道我是耶非

戲問牛司徒

抖擻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醉舞狂歌有例無

不與老為期

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夭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攜

詩箧眠彡枕酒巵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 并序

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及破傷舟人檝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躶跣水中饑凍有聲聞於終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豈獨以功德福報為意

哉因作二詩刻題石上以其地屬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見志

鐵鑿金鎚般若雷八灘九石劒稜摧竹篙桂檝飛如箭百筏千艘魚貫來振錫導師憑衆力揮金退傅施家財他時相逐西方去莫慮塵沙路不開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陽春

八寒地獄見佛名及涅槃經故以八節灘爲比

我身雖殁心長在闇施慈悲與

後人

閒坐

婆娑放雞犬嬉戲任兒童閒坐槐陰下開襟向晚風漚麻池水裏曬棗日陽中人物何相稱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政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米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惟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道場獨坐

整頓衣巾拂淨牀一瓶秋水一鑪香不論煩惱先須去直到菩提亦擬忘朝謁久停收劒珮宴遊漸罷廢壺觴世間無用殘年處秖合逍遥坐道場

偶作寄朗之

歴想為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賔客飽暖及妻兒自到東都後安閑更得宜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况園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舊識為樂即新知有雪先

相訪無花不作期鬬醲乾釀酒誇妙細吟詩里巷千來往都門五别離歧分兩迴首書到一開眉葉落槐亭院氷生竹閣池雀羅誰問訊鶴氅罷追隨身與心俱病容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惟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韻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但恐人間為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四鄰性海澄渟平少浪心田灑掃淨無塵香山閒宿一千夜

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藥停有喜閒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頼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尚書致仕請半俸百斛亦五十斛歲給祿粟二十可為洛堰魚鮮供取足游村果熟饋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㸃檢一生僥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喜裴濤使君攜詩見訪醉中戲贈

忽聞扣戶醉吟聲不覺停盃倒屣迎共放詩狂同酒癖

與君別是一親情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幷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殷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鉤還啟函細吟瓊什欲沾巾鳳池隔絕三千里蝸舍沉冥十五春惟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鳳池屬楊相也蝸舍自謂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橋橋下亭夜深睡覺上橋行白頭老尹重來宿十五年前舊月明

閒眠

暖牀斜臥日曛腰一覺閒眠百病銷盡日一飱茶兩碗更無所要到明朝

和白尚書賦垂柳有序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徧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絶句非敢繼和前篇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

附白尚書篇云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如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附河南尹盧貞和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齋居春久感事遣懐

齋戒坐三旬笙歌發四鄰月明停酒夜眼闇看花人頼學空為觀深知念是塵猶思閒語笑未忘舊交親久作龍門主多為兔苑賔水嬉歌盡日雪宴燭通晨事事皆過分時時自問身風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見呂南二郎中新文輙竊有所歎惜因成長句以詠所懐

雙金百錬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為望梅閣老無妨渴

二賢詞藻為瞻麗衆多以予曾忝制誥此官故呼閣老畫餅尚書不救饑喻無益自戲也

白日迴頭看又晚青雲舉足躡何遲壯年可惜虛銷擲

遣把閒杯吟詠詩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

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

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

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

罇中有酒且歡娱詩吟兩句神猶王酒飲三杯氣尚麄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䟽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三仙山五天竺圖多有壽者

前懐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陽盧真年七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歡喜二偈

得老加年誠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歡喜事開得龍門八節灘

眼闇頭旋耳重聽平聲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緣何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閒居貧活計

冠蓋閒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儉薄身都慣營為力不任饑烹一斤肉暖臥兩重衾樽有陶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贈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聽我狂翁一曲歌入手榮名取雖少關心穩事得還多老慙退馬霑芻秣（謂致仕半俸也）高喜歸鴻脫弋羅官給俸錢天與壽些些貧病奈吾何

感所見

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木無人用大勝籠禽不自由網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為吞鈎誰人會我心中事冷笑時時一掉頭

寄黔州馬常侍

閒看雙節信為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力五年拋擲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同用黎字

選石鋪新路安橋壓古堤似從銀漢下落傍玉川西影定欄杆倒標高華表齊煙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棲材映夔龍小功嫌元凱低從容濟世後餘力及黔黎

閒居

風雨蕭條秋少客門庭冷靜晝多關金羈駱馬近賣却
羅袖柳枝尋放還書卷略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開顏
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經春不上山心靜無妨喧處寂
機忘兼覺夢中閑是非愛惡銷停盡惟寄空身在世間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陰不少留松簷半夜雨風幌滿牀秋曙
早燈猶在涼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氣誰伴老人遊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味時時暫到睡中來

喜老自嘲

面黑頭雪白自嫌還自憐毛龜著下老蝙蝠鼠中仙名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裘輕被白氎（徒協切）靴暖蹋烏氊周易休開卦陶琴不上絃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鐵馬因疲退鉛刀以鈍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時俗謂七十已上為開第八秩）

能無愧

十兩新綿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婢僕遣他嘗藥草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愧養活枯殘廢退身

河陽石尚書破迴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鷺鷥繪畫為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秦地白馬將軍入潞州劍拔青鱗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

須知鳥目猶難漏（尚書將入潞府偶逢水鳥鷺鷥引弓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詔下美之）縱有天狼豈足憂畫角三聲刀斗曉清商一部管絃秋他時麟閣圖勲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姪聚居年粥美嘗新米袍温換故綿家居雖濩落眷屬幸團圓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閒事了爬背向陽眠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朝問此心何所思暮問此心何所為不入公門慵斂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間眠得所少年場上飲非宜閒談亹亹留諸老美醞徐徐進一巵心未曾求過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時此心除自謀身外更問其餘盡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少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

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分司致仕官中吉傅鄭諮議最老韓庶子劉員外尤貧循潮封三郡遷客皆洛下舊遊也

齋居偶作

童子裝爐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張牀卷緩看天色移齋近日陽甘鮮新餅果穩暖舊衣裳止足安生理優閒樂性場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豈有物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

詠身

自中風來三歷閏病風八年凡三閏矣從懸車後幾逢春周南留滯稱遺老見太史公傳漢上羸殘號半人見習鑿齒傳薄有文章傳子弟斷無書札答交親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賸長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踰三紀海內年輩今惟三人榮路雖殊交情不替聊題長句寄擧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內只三人二坐巖廊一臥雲老愛詩書還似我

榮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煙霄中路分阿閣鸞凰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羣

讀道德經

玄元皇帝著遺文烏角先生仰後塵金玉滿堂非己物子孫委蛻是他人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我身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氷炭逼心神

禽蟲十二章并序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故詩義始於

關雎鵲巢道説先乎鯤鵬蜩鷃之類是也予閒居乘興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執之惑焉頃如此作夕與故人微之夢得共之微之夢得嘗云此乃九奏中新聲八珍中異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則獨吟想二君在目能無恨乎

鷲違戊己鵲避歳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凰頒烏歴一時一日不參差不知其然也鷲銜泥常避戊己日鵲巢口常避太歳驗之皆信

水中科斗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笑焉用鵾鵬鱗羽多齊物也

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真眷屬親疎亦是强為名故名也江沱間有魚每游輒三如媵隨妻一先二後土人號為婢妾魚禮云鴈兄弟行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自警也

阿閣鵷鸞田舍烏妍蚩貴賤兩懸殊如何閉向深籠裏

一種摧頽觸四隅有所感也

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縁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有所悲也

蟭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内鬬英雄自照也

蠨蛸網上罥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誡報也

蟻王化飯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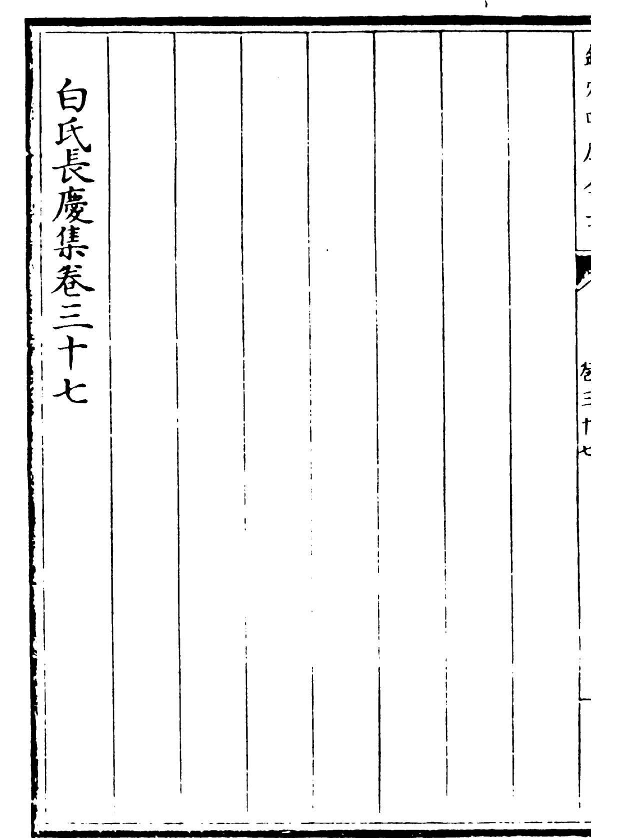
其間何怨復何恩

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鷰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嘗獵者說云鹿若中箭發即嚼豆葉食之多消解箭毒多用烏頭故云烏毒又鷰惡艾雀欲奪其巢先採一艾致其巢輒避去因而有之

一鼠得仙生羽翼衆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空已作烏鳶口中食

鵜乳養雛遺在水魚心想子變成鱗細微幽隱何窮事知者惟應是聖人鵜放乳水中不能離羣雛從而食之皆飽而去之又如魚想子子成魚並

是佛經
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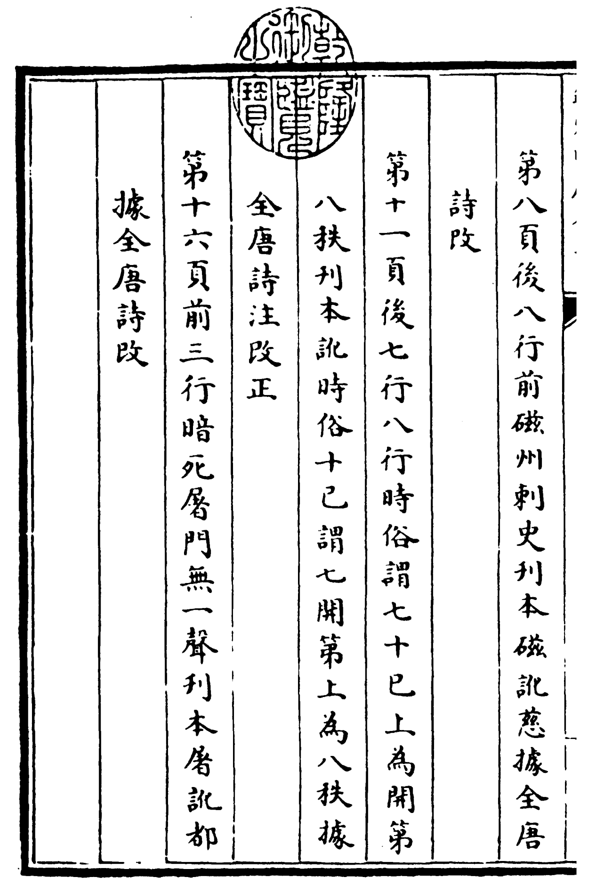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六第十頁前二行不有所思人按全唐詩不作猶

第十四頁前七行魴鱮白如雪刋本白如作如白按與第三句稻飯紅似花不對今據全唐詩改

卷三十七第七頁後二行眼闇看花人刋本眼訛眠據全唐詩改

第八頁前一行喻無益自戲也刋本益戲二字互訛據全唐詩注改



第八頁後八行前磁州刺史刊本磁訛慈據全唐詩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八行時俗謂七十已上為開第八秩刊本訛時俗十已謂七開第上為八秩據全唐詩注改正

第十六頁前三行暗死屠門無一聲刊本屠訛都據全唐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八

唐 白居易 撰

詩賦凡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
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
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
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
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
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
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
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

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鍵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將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

時動必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汎渭賦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

為挍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閒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靜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歎流於詠詞予時汎舟于渭因為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汎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為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熈熈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年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

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纉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為監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懇怍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有芸芳菲菲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又不維而不縶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漱清泉且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

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瀇瀁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栁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為乎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裛裛以智切羣行貌魚樂兮泉底鬐鬐撥撥兮尾澈澈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樂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時於旣濟凝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生之代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樂

而不知惠我為人兮最靈所以媲賢相而荷聖帝樂乎
樂乎汎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遥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歸養命予負
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
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
險有兮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煙
之蒼蒼蒼其中間其無人惟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

蟲山有當路之虎狼况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霠烏感切
霿兮不見日陽涉泥濘兮僕夫重腿陟崔嵬兮征馬玄
黄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噫昔我往兮春草
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煢
煢兮愁夜長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
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
終藴結乎中腸曰有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温
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緜緜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雞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以諸侯立誡衆士知訓為韻任不依次用韻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乡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塲闢而堵墻開

射夫同而鐘鼓誠有以致國用充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兹而在兹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莊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生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得且無聲而有問及夫觀者坌步悶切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

料鵠乃彀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急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驕若徹札其再中也攙普伯切如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溫如栗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範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讋而力

疲則知善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世而可知

窻中列遠岫詩題中以平聲為韻

天靜秋山好牕開曉翠通遥憐峯窈窕不隔竹朦朧萬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簷攢秀氣緣隟助清風碧愛新晴後明宜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以君子之所慎焉為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

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别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紏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為愚智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覩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塗於驗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

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

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觀誠偽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隔面焉誠哉性習之説吾將以為教先

王水記方流詩以流字為韻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矩浮光灧灧方折浪悠悠淩

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摇浅瀨疑月落清流潛頹

應傍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為韻

至乎哉玄珠之為物也淵淵緜緜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損之又損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摶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

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剔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皦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為道樞静為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謂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强名謂之玄珠名不徒兩喻必有以以不凝滯為圓以無瑕

疵為美盖外明者不若内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顧其神保其真雖無脛求之必臻役其識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以題為韻依次用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劒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賛

卒能滅强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割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鋭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閼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虵兮出山穴亘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爀其電光聳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亢勇夫聞之而挫鋭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帝乃奮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勃再

吒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虵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鋭凛龍顔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荷天之靈啟神之契舉刄一揮溘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雨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威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勍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静災禍不可以弗躬弗親若夫龍泉黯黯秋火湛湛茍非斯劒

虵不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主虵不可當是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劒也三尺之長于以讋萬物于以威八方歷數既終聞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為家彼戮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虵而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乎中為韻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為可得而闚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

蓋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畜器於軌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剪拂故為棟者資其自天之端為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既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為而為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

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剞劂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鎪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為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枘以鑿罔破圓為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審刓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沖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真非

勞形於木人之内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倕之輩騁技而校功哉情一作性

雞距筆賦以中山兔毫作之尤妙為韻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長毫合為乎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為鋒截竹為筩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

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内四者可棄取鋭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為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歩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

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兹映赤莞狀紺趾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苟名實之相副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為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作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修為良史宣尼握可以删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劒如戟可擊可搏

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落縹囊函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或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迴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間

黑龍飲渭賦以出為漢祥下飲渭水為韻

龍為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亹亹之清派落彬彬

之玄質忽兮下降賁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日覩其攸止察其所為行藏不忒動静有儀睛眸炫耀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黒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黙黙以黯黯光璨璨而爛爛闇之者心駭而屏息覩之者目眙而改觀一呼一

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常莫黑匪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迴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頷而碎珠迸落奮鬐而細雨飛揚礬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閒茂先之劍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寘契水德潛稟玄甲黷以凝黛文章斐兮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

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以聖人來諫諍之道為韻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為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閒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為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者於焉

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擊之者有時故蹇

蹇匪躬道之行也鼘鼘（音淵）不已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增

華蕢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窕不摦（胡挂切）

由巧者之作為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考有若坎

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音鏘鏘以

鏜（音湯）鞳響容與以徘徊儆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

人聽七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於國

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

啟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為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必有鄰將善旌而並建與謗木而俱陳是必聞其聲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聲氣之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為韻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黄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包權變理藴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聲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彦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謂非求備者有何足以多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含乎語

默何用不藏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飾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任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完元和於虛受内弘道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筭哂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静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宜心無我

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恵而小知故㡿類曲從則輪𨍏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柄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𡻕矣哉君子斯焉取斯

賦賦以賦者古詩之流為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氷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寖衰頌聲

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為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颻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祕思騁妍詞豈謝三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楊羽獵

之徒胡為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為先能文為主炳如績一作繪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頀信可以凌轢風騷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况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九

唐　白居易　撰

銘賛箴謡偈凡二十二首

續座右銘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

毀勿戚戚聞譽㣲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䟽親修外以及内静養和與真養内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殁貽後昆後昆茍反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曁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内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引筆賛之詞云爾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吁嗟乎騶
虞

貘屏贊并序○貘讀陌 白豹也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

彿彿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鳴呼非貘之悲惟時之悲

畫鵰贊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鷙禽之英黑鵰丁丁鈎綴八爪翎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戞然欲鳴毛動

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畧能較真鬬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曽不是誡終然覆亡故我列聖

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歡上心忽悟為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顔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懐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冦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輙思出位敢諌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三謡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几一素屏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几而坐掩屏而卧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為三謡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謡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上轔菌桷不桷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諸侯斲大輅兮材又不中惟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為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快快為几

之外無所用爾爾既不材吾亦不材胡為乎人間徘徊

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謡

素屏素屏胡為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

氷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

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爐峯

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一作懷一作曉

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

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宫織成步障錦屏風綴珠陷
鈿貼雲母五金七寳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寢
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
為骨兮紙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謡

朱藤朱藤溫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為杖大有
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里交遊别我于國門親友
送我于滻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跙蹄開

中途不進部曲多迴惟此朱藤實隨我來瘴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魍魎吾獨一身賴爾為二或水或陸自北徂南泥黏（泥占切）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爾為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蹋徧匡廬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既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顔頽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往兮死者不迴況乎寵辱豐顇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遥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為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乎倔强其骨髓齟齬其心胷合冰炭

以交戰秖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云何不為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為彼何非為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脗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柰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柰吾何夫兩無柰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

太和故吾所以飲太和扣至順而為無可奈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物有萬類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鎖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為灰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

寐往日來日皆瞢然胡為自苦於其間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卧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

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于性于玆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葢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

辨真妄

覺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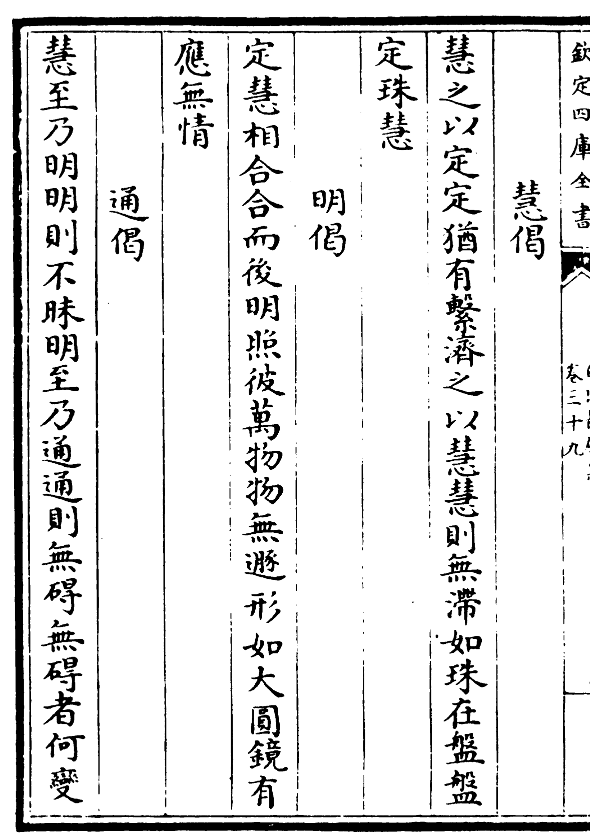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

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

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滯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

定珠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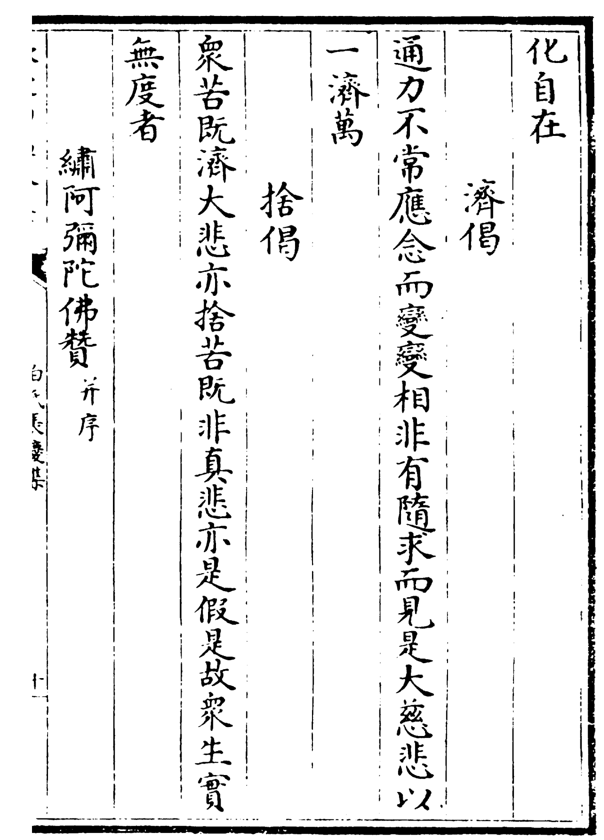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有

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碍無碍者何變



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偈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 并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為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贊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贊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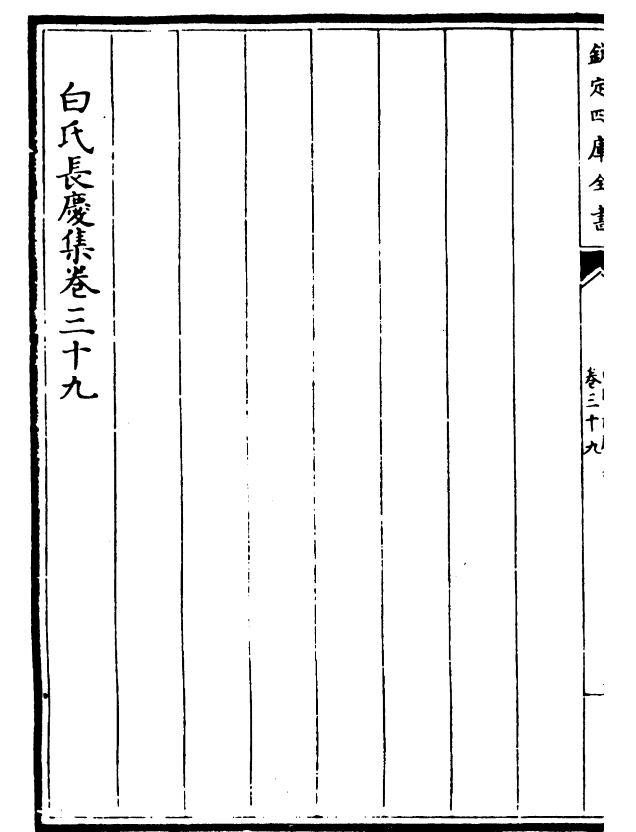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為府君祥齋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

一尺八寸紉針縷綵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讚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綠水上虛白光中一覩其相萬緣皆空弟子居易誓心歸依生生刼刼長為我師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九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

唐　白居易　撰

哀祭文凡十四首

哀二良文并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

五年春隴西蕘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蕘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叅劇務如刀劒發鉶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黄

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盡 近切 力

祭城北門文 為濠州刺史作

具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門某闉北鄘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灾於是乎禜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將害于農墊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休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饑敢以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沴不作時暘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鄘之神門之

靈於戱北鄘北門之神明聽斯言罔俾雨水昏墊以作其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惟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别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斯别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黟歙之間欣然一覿相顧笑語相勉行役

中路遽别情甚慼激孰知此别為生死隔别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慼自古孔懐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殖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舂草之中畫為墓田濰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别終天

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斯文歆斯筵
知居易之心煢煢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巳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恵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嬪良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爲淑問著爲芳猷

姻族有輝閨闈是式噫福仁何昧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生必有涯人誰不没所甚感者其惟情乎故事劇者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娣姒緼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況一嬰沈痼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姊妹視疾歸櫬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小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

愁無色姊妹且病親老尤慈哭别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黄壚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

剌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夭苗而不秀九歲夭焉昔
權殯爾灘南古原今改壅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
就卑位於東偏兾神䰟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嗚呼自
爾捨我歸於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
殃罰所延一别爾後再罹凶艱灰心垢面泣血連連桧
櫝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
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毁滅又傷孝
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寃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

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親奠酹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五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絶命則冉牛斯疾顔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身自强自立

以致成人葢以孫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俜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敖怡怡弟兄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

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衎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凡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答必景福以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禄未遇數鍾年又不得四十而殁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况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殁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孫旐未辦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凉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不

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浮梁大兄文時在九江

維元和十三年歲在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於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粹自修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温重形於酒德冀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文游行路尚為興歎骨月親愛豈可

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宅穸有期下邽南原永附松檟居易負憂繫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闋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病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刚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頹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

非此能伸伏兾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

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此陋質遺愛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

道途由神門外輙用酒脯告虔于神神其聽之歆此薄奠非敢徼福所期薦誠尚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官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鄭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

宇蹄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惟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葺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兹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福但使疫癘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静謐則神道之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荅尚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在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

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
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直之靈於
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䄵溫溫郁郁凡嚮善者
如蝗慕肉時重爵位公負楨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賛尚
書六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閤絲言内庭
寀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既陳許兩掖中
臺差肩接武青幢赤茀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

鏘鏘振振和鳴似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八亦不為夭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忽不失和平啟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之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怏怏惻惻其在他人為門戶惜主為骨月惜親為吾儕惜良友為朝廷惜賢臣況稹也不才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俱礿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庋

長絜能信非倫擬一言脗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實從茲始清問登近遽罹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瀾四起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因紛阻孰辨君子以膠投漆如弦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松茂柏堅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次叙艱難三心六眼同一潛然稹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劇私

室多故公門少隙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急務歡適且曰朱顔巳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口喫言約則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反貞歸冥漠然而無所為將精多魂强的然而有所知怳如聞兮倏如覯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不一來兮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乎有時措岐下以歸祔備大葬之威儀禮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畿旌竿舉兮轜輪動遂

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直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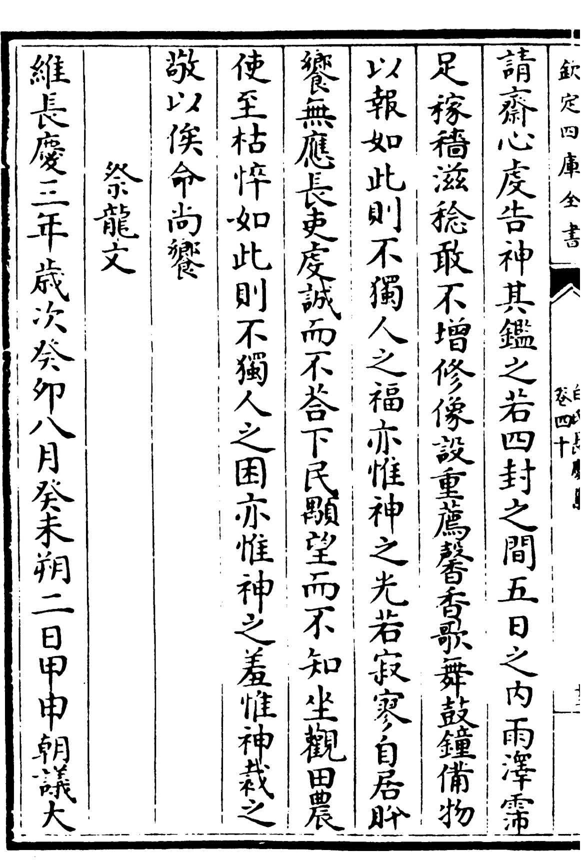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巳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甞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禽獸福生人也

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之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無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告之後神其有知即能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祝皋亭神文今杭州皋亭山神在城東北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皋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雨未霑足是用擇日祇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祇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



請齋心虔告神其鑑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内雨澤霈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鐘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肸蠁無應長吏虔誠而不荅下民顒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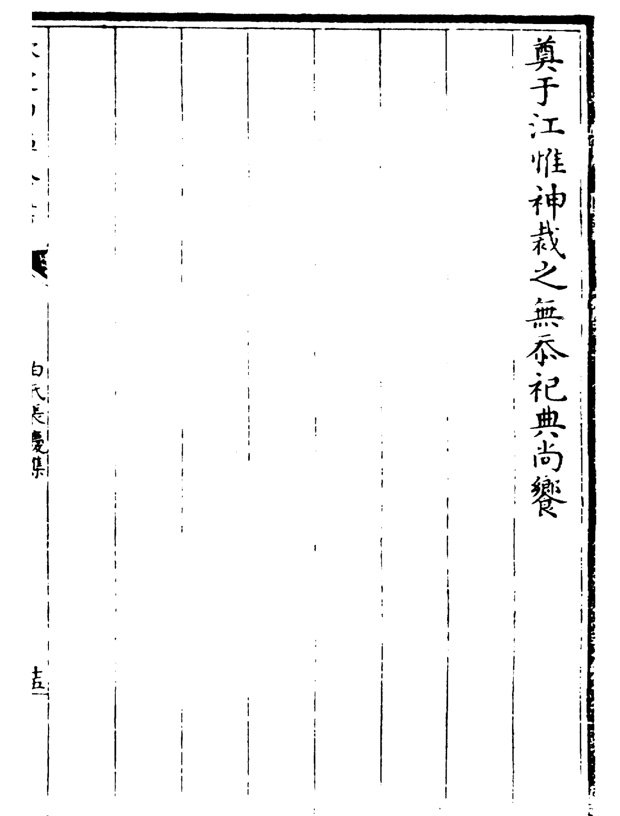
祭龍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

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于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䏻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霶霈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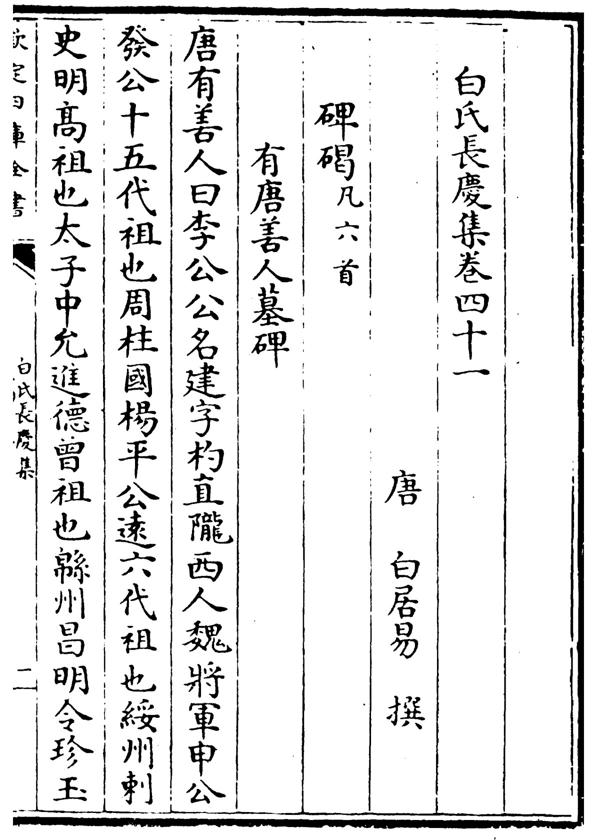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巳酉朔四日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洚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沉



奠于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尚饗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一

唐 白居易 撰

碑碣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楊平公遠六代祖也綏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緜州昌明令珍玉

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尚書震考也贈博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尚書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即世于長安修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五日歸祔于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納樸愘愨碩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

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作墓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孫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猤烏禾切犬子子勸吾食吾輙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猤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荆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鬬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寖及

鄉人不詣府縣皆相率曰請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為校書時以文行聞故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宫詹府詹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輙逾月鄜帥路恕高之拜請為副在鄜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為御史時上任有遏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為吏部郎時調文學科暨吏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為姦迨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筆削間有

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與大議歲减府
稅錢十三萬在澧時不鞭人不名吏居歲餘人人自化
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一不聽譽不信毁公爲人質良寛大
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廣平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
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别稱賢薦能未嘗倦好議
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賔客
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
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食自八九歲時始諷畢盡得其

義善理王氏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義理撮要詞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員外郎廳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肅書上宰相論選事狀秉筆者許之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歎交遊出涕執友慟哭夫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

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

尼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吴郡張公神道碑銘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勲賢軒冕歴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吴故其子孫稱吴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曽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儁在隋為吴郡都督即公曽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鶡

即公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王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閥閲稱迄今為江南右族公諱無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試登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録事换杭州録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偽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來為刺史舉課聞詔授絳州録事參軍絳之郡有主胥

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
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叅軍給事中
張袒為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置部從事吏部尚書
陸象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
獲嘉以不茹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縣是左遷鄂州
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
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
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

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闕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

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彦璿
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
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
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没齒嗚呼其命也
夫古人云道不虚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
禮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戸部侍郎平叔以才
位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
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碣之居易

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桷杙夷益切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何時不遇我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茍無先德孰啟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歷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别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

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
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
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
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
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
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
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
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

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旣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制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旣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刦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于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

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野君子以為知道優詔襃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碭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禄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為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既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碭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即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

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去碭山而反伊川也頻駕搦女角切管沈歎久之因賦詠懐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即歸田竟如是言終于衡茅之下君子以為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李夫人陸氏即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既歿諸子尚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道之咸為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碣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

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漬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户部遊而知其家事故見託譔述庶傳信焉銘曰

猗嗟碭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碭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户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于是寺說法于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寛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直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

大弘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大
鑒能是為六祖能傳南嶽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
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
屬曰由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
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
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
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
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祖伯叔推而序之其

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縁曰師為童男時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徒含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乗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乗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為功德於天宫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

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為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

中妄起分别第二問云既無分别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貞修貞修者不得勤不得妄勤即近執著妄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甞醍

杜兮切醐洪孤切嗅薝覩敢切蔔步黑切者有日矣師既歿後子出守南賓郡遠託諶述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沖契宗

一至柔以言語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逈執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反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恵戒生定定生恵恵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

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定根植則苗茂因樹成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嶽大圓大

師具戒樂所由生故大歷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隷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太師顔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縁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人

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巳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二十七年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輒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鄰溪切）誰反是香誰反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覓筆切）芻中興毗尼景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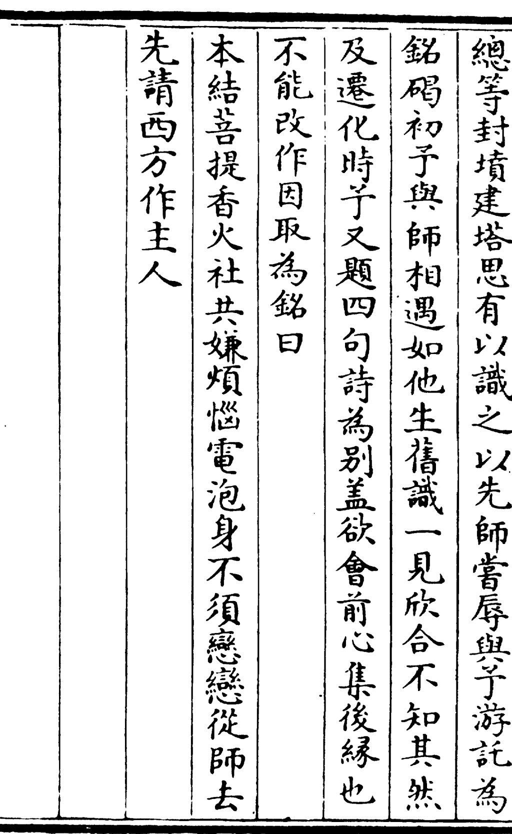
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墮踐迹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谿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實真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律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嶽希操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歷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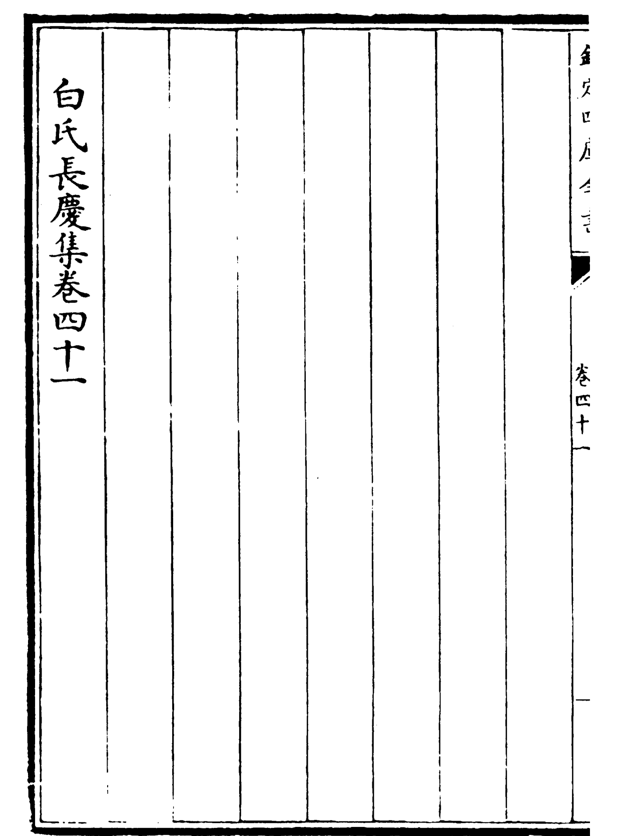
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即鴈門遠大師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寺興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十月十九日遷全身于寺道北祔鴈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日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撾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為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恵用所誘貴高憎慢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

果起東林一盂齋一榻居衣麻寢菅如坐漆室緜是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啟手足目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沍何故切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師既疾亟四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四師領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為言訖趺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



總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嘗辱與予游託為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欣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四句詩為别蓋欲㑹前心集後縁也不能改作因取為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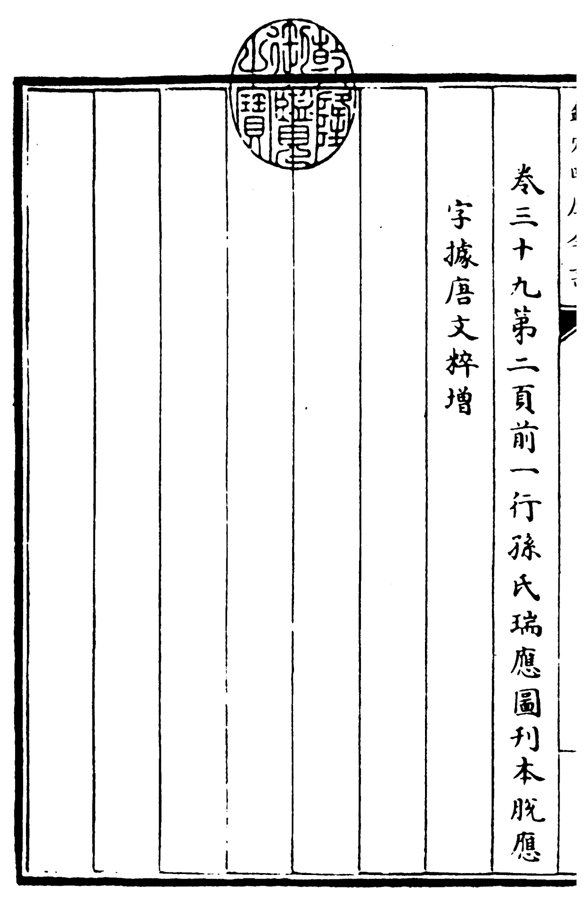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一

謹案卷三十八第三頁前三行既美二公佐清靜之理刊本靜訛朝據唐文粹改

第三頁前六行愛此百里之清流刊本此作彼據唐文粹改

第三頁後四行心懃作以緋徊刊本心訛必據唐文粹改

第四頁前七行聖致時於既濟刊本時訛賢據唐文粹改



卷三十九第二頁前一行孫氏瑞應圖刊本脫應字據唐文粹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丁湘錦